

# 校园“乘船”记

□ 刘泰然（海南海口，大学生）



一晃，在竖琴般美丽的世纪大桥下的海南大学校园里，走进了大四的年轮。

作为一个跨越峡而来的内地学子，对这座城市我已经十分熟悉，气候饮食也都很适应。某种意义上，假期回故乡，反倒有些不习惯了，无处躲藏的干燥寒冷，让我思念起“第二故乡”海口，思念悠悠海风，思念婆婆椰影。所以，每季的收假开学，我都是早早归校，享受校园的美丽。

似乎是有意让我增加对校园的印象，前不久的一场迅猛台风雨，让我领略了校园的另一番风情。

节令已然小雪，但我们校园内毫无萧瑟之意，下起雨来，更见葱茏一片，摇曳生姿。这场雨是下午三点多大起来的。一开始也没人注意，下雨嘛，在海口来说再正常不过，“晴带雨伞饱带干粮”的前半句，好像就是专对这座城市而言，尤其是女性，都习惯在精致的手袋里搁一把精致的雨伞。可这场雨下着下着，雨就人来疯了，持久战不说，还越下越大，地上开始积水滴水。

我从东门的海口人民医院配点药回来，感觉雨伞已不足以抵御斜泼的大雨，就躲到门口大榕树下的校内电瓶车棚躲雨。不

料棚内已是人满为患，工作人员是一位胖嫂，咋咋呼呼地怨天尤人。

这个电瓶车，可坐二十多人，平时就是校园内穿梭于四门的使者，投币一元，它就可以一声不响地快速载到目的地。两边挂着帘子，是遮阳的，无烈日天气，帘子卷起，清风四面，如同在平静的湖面荡舟，比坐豪华汽车舒服多了。

但今天情况不妙，电瓶车停着，却没有开起的迹象。面对众人询问的目光，胖嫂一会儿举起棍子捅捅棚顶的积水，以防压塌，一会儿咕哝着骂老天爷，进入冬天了反倒像老不正经的轻狂汉，撒野着下雨，戏弄人。她对不断增加的候车人也越发横眉冷对。偏偏棚顶漏下一注水，不偏不倚全浇在她肥臀下的塑料座椅上，湿了裤子，暴露内衣轮廓，窘态四溢，火得她一脚将椅子踢到棚外雨中。

一个老者上前求情，说是来看孙子的，路又不熟，愿出双倍价钱请求开车。胖嫂冷笑，双倍？十倍也不过十块钱，这么大的雨开什么开？

雨越来越大，好像是海洋里的水，被风裹挟着舀起，哗地倾覆到了海大校园。

棚里的人，脚下皮鞋也都进水了。

一个女生等不及，将伞干脆收起，弯腰就要往雨中冲，被她的同伴一把揪住：要死了，你是大姨妈期间啊……

胖嫂一愣，她倒是一头冲进雨中，眯缝着被雨鞭子抽打得睁不开的眼睛，骂司机，死家伙，像个男人就快快开车！她扶着老者上车，又奔跑着上蹿下跳，把车两边的帘子迅捷放下，为车内人挡雨，自己完全成了落汤鸡。

司机是个小伙，笑嘻嘻地大喊：早就等着这句话了，我们起锚啦！电瓶车犁开一道水痕，开上了海韵路，往校园深处进发，车后，留下长长的“人”形波纹。

经过旅游学院时，看到一位仁兄竟然弄来了一艘皮划艇，在雨中笨拙地划动。我们的车开过，巨大的水浪让皮划艇成了海韵路上的摇篮，狂颠，几近倾覆。司机也人来疯，恶作剧般哈哈笑，喊：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大家有幸了坐水陆两用车。

车上，虽然两边的水浪不时冲上来，打湿了大家的脚和腿，但大家都超开心，不时浪出夸张的尖叫。手中伞全部打开，一致对外，共同御敌。我问老者，知不知道孙子是什么专业的，他说是机电工程学院的。一个女生立马接话，说她就是这个学院的，她会负责送他见到孙子。

老者突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大块姜来，让开车的司机带给胖嫂，让回家熬点姜汤喝喝，可别让大雨浇出毛病来。

开车的小伙笑，说，放心，她这虎背熊腰的身板，还在乎一点雨浇？说是这么说，他还是接下了老者的那块姜。

这块姜，立马让车上添了温暖。

我想象着，如果在世纪大桥上俯瞰我们海大校园，目光一定会追光灯一样，紧紧锁住雨中的我们这条“船”。若干年又若干年后，在自己的岁月年轮上，也一定会不经意间浮现这雨幕中的一叶轻舟吧？